



金文靖公北征錄序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臨江金文靖公以文學結知

太宗文皇帝時

駕征北虜文靖扈從此北征前後錄之所以作也公
孫大學生榮出以視予予俾龍泉令姜學夔繡梓以
廣其傳榮求言序諸首嗚呼夏之有夷猶陽之有陰
晝之有夜理之所必有者也自周宣王逐玁狁後若
漢高祖雄才大畧括囊宇宙亦受冒頓之侮漢業日
隆五單于爭立宣帝一受呼韓邪之朝當時之僅有



者也至晉五胡雲擾遂僭帝王之號拓跋氏興黃屋
左纛純擬漢制矣惟唐太宗之英武始能一扼其吭
後復瓜潰癰決至宋壞爛斯極有元勃興腥羶中土
亦開闢之所創見極盛而衰倚伏常理我

朝治降唐虞瀚海無波大漠無塵窮廬之下間有假
息遊蒐雉奔兔伏踰垣草竊臨以大軍逃命竄匿尚
何足計者耶予竊祿于

朝恒見北狄酋長稱臣納貢俯伏

殿陛之下氣不敢喘睛不敢運以爲曠古所無及讀
此錄始知

太宗文皇帝神武天縱廓清摧陷三邊盡滌比之
八祖高皇帝峻德成功再立華夷限界亦可謂
繼述有光者矣今百有餘年烽火不驚邊陲無鋒鏑
之交中土無饋運之苦

祖宗功德其可忘哉雖然斬溫禺以釁鼓戮戶遂以
膏鋒不有班孟堅之作則勒燕然之銘不能炳耀千
右今錄中所載塞外山川之形勢北虜之動靜與夫
我師出奇制勝之大略皆歷歷如畫措辭簡古筆力
老健足以追配古作非公其能之耶身任其勞而遺
逸于后

太宗之謂也。鋪張在天之洪休揚厲無前之偉績，公亦有焉。予先祖刑部郎中子儀與公爲同年，不幸蚤世，不究其用。辱公賜以墓銘，公之盛德大業著在國史，又予之所當景行而視倣者也。故於公此錄，不敢以不文辭而僭序其篇端。

成化二十三年龍集丁未冬十月上浣

賜進士亞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叅政南舒秦民悅
音

北征記

永樂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大同開平守將並
七矣虜寇阿魯台所部侵掠邊境，初忠勇王金忠來歸，
曰：「言阿魯台弑主害人，違天逆命，數爲邊患，請發兵
討之，願身爲前鋒自効。」

上曰：「兵豈堪數動？朕固厭之矣。何況下人忠曰：『雖天
地大德，無物不容。其如邊人荼毒，何時可已？』」

上曰：「鄉意甚善，但事須有名。文帝嘗言：『漢過不先姑
待之，至是召公侯大臣計之。』且告之忠勇王之意。」
己酉，群臣奏曰：「忠言不可拒，逆賊不可縱。邊患不可

坐視用兵之名不得避也惟上決之

上可其奏即日勅緣邊諸將整兵以俟 丙戌

勅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司各選馬步兵擇將統領以三月至北京山西行都司兵命都督李謙統領以三月至宣府必士馬精強兵甲堅利不如令者誅 二月丁未朔 三月丁丑朔大閱命安遠侯撫升領中軍遂安伯陳英副之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掖興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侯鄭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右哨新寧伯譚忠副之寧陽侯陳懋忠勇主

全忠率壯士為前鋒安順伯薛貴恭順伯吳克忠都

督李謙等各領兵從

上諭諸將曰為君奉天愛人為本朕臨御以來視民如子內安諸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咸期生遂彼為民患則亦不殺逆賊魯台始以窮蹙來歸撫之甚厚豺狼野心不知感德積久生慢反恩為讎侵擾邊疆毒害黎庶違天負恩非一而足朕再出師搗其巢穴焚其積聚寇之微命危如一髮當其時從將士之志寇豈復有生理但體

上帝好生之仁驅而逐之亦異萬一其能改也而獸

心終焉不變今朕必往伐之朕非好勞惡逸蓋志在保民有非得已爾等從朕咸能奮力成功高爵重賞不汝吝如力命失機則軍法亦不汝貸其懋哉

四月戊申 以親征胡寇告

天地宗廟社稷遣官祭旗纛山川等神詔皇太子監國已酉

甲駕發北京次唐家嶺 癸丑發唐家嶺次龍虎臺 庚太常寺臣祭告居庸山川

乙卯發龍虎臺居庸關次岔道

丙辰次懷來

丁巳次土木陞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劉廣為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仍掌陝西行都司事

戊午勅各城堡嚴哨瞭謹守備

己未發土木次長安嶺享諸將

壬戌

萬壽聖節禮部尚書呂震奏百官行賀禮詔却不受遂發長安嶺次赤城

癸亥次雲州

乙丑發雲州次雲門 丁卯發雲門次獨石

庚午發獨石次隰寧忠勇王所部指揮同知把里禿

等獲虜謀者言虜去秋聞朝廷出兵挾其屬以遁及冬大雪丈餘孳畜多死部曲離散北聞大軍且至復遁往蒼蘭納木兒河趨荒漠以避所以遣謀者慮聞之不實耳

上曰然則寇去此不遠遂命諸將速進以獲謀功陞把里禿爲指揮食事餘皆陞一等各賜白金有差

辛未次西涼亭

甲戌發西涼亭次閔安五月

乙亥朔次威虜鎮

丁丑發威虜鎮次環州

戊寅次雙塔

己卯次開平是日雨士卒有後至而沾濕者時其地尚寒

上見之指示諸將曰士卒者將士所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今方用此輩爲國家除殘土暴其可不恤

甲申召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

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等對曰

陛下好生惡殺格于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昆岡玉石俱燬惟

陛下留意

上曰卿言合朕意朕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耶命
草勅遣中官伯力苛及所獲胡寇賚律虜并諭部落
曰往者阿魯台窮極來歸與朕所以待窮者之歸皆
爾等所知天地鬼神實鑒臨之此何負彼而比年以
來寇敎我邊鄙虔劉我黎庶粟米厭其孰之過也朕
聞者雖以天人之怒再率六師往行天討當是時如
伯將士之志奮雷霆之威彼之危猶洪鑪片雪豈復
右餘命哉朕體

上帝好生之仁惟剪其枝葉毀其藏聚驅出諸曠遠
之地豈徒全其餘息猶異其或改而自新也迺獸心
起後日增月益比吾邊氓之困其荼毒者殆非一所
士爲惡有本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所部
頭自以下悉無所問有能彼順

天道輸誠來朝悉當待以至誠優與恩仍授官職聽
擇善地安生樂業朕之斯言上通

天地母懷二三以貽後悔 乙酉命安遠侯柳升等
率軍士拾道中遺骸爲叢塚瘞之

上親爲文祭焉 丁亥發開平次洪平鎮 戊子招
諸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誅亂爲首又謂止戈

爲武蓋以止殺非行殺也朕爲天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間彼此哉今之罪人惟阿魯台餘脅從之衆悉非得已不可以同日語自今凡有歸降者宜悉意無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嚮我師者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 己丑發武平鎮次威信成 辛卯發威信成次通州甸 壬辰次長樂鎮文淵閣大學 上楊榮金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柏人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有志者事竟成陛下聖志如此天下必助順矣 癸丑次香泉泊

甲午次還翠岡 乙未次永寧成 丙申次清平鎮 即元之應昌路是日兩重車皆後

上諭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爲命兵法無輜重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盡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不遠慮耶遂命分兵迎之 丁酉宴隨征文武大臣命內侍歌

太祖高皇帝御製詞五章因舉爵諭諸大臣曰此先帝垂諭創業守成之難而示戒荒淫酣醜之失也朕嗣先帝鴻業兢兢焉爵恐失墜雖今軍之中君臣盃酒之歡不敢忘也尚相與其勉之英國公張

輔等稽首對曰敢不欽遵 聖訓 戊戌次威遠川
己亥宴文武大臣

上曰朕仰循

皇考之意自製詞五章以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爲言
亦將以垂示吾子孫俾有所警飭遂命內侍歌之群
臣俯首聽畢皆叩頭言

上深思遠慮前古帝王之所不及 上悅悉沾醉

罷 庚子次陽和谷 辛丑次雙泉海 壬寅次

寬秀川 癸卯次錦綉川 癸卯次錦綉岡 六月

甲辰朔次祥雲屯 乙巳次錦霞磧 丙午次翠玉

峯勅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等曰用兵之道貴平

先知古之賢將所以動而勝人者先知敵之情也今

興師遠出而未悉賊情何以成功朕以前鋒全爾尤

宜晝夜用心其精擇勇智廣布偵邏如有所得星馳

奏來朕佇俟焉 丁未次鳴玉潤 戊申次清漠川

己酉次和巒谷 庚戌次紫駝岡 辛亥次清泉泊

壬子次通流澗 癸丑次金沙樂寧陽侯陳懋等得

胡寇馬九匹來進

上曰醜虜多詐安知非以是誘我也勅懋等益加防
慎不可怠忽 甲寅次秀水河 乙卯次玉壘峯

丙辰次寶屏山諭諸將曰今既深入虜地尤須謹備嚴哨瞭肅部伍明約束晝夜無怠孔子行軍必臨事而懼孫吳兵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必敬慎如此庶幾萬全 丁巳次凌雲峰 戊午次玉沙水 上以蒼蘭納木兒河已近令諸將各嚴兵以俟是時將士皆踴躍思奮

上聞之喜曰兵可用矣 己未次龍武岡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師前進且戒之曰若遇賊審宜機行事如兩鋒相當彼投戈下馬即皆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銃攻之長弓勁弩繼其後遇阿魯

台亦勿殺生擒以來 庚申次天馬峯

上以大軍繼進十數里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至蒼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野草虜隻影不見車轍馬跡亦多漫滅疑其遁已久

上遣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前行覘賊車駕進駐河上以俟 壬戌發河上次蒼石岡英國公張輔等相繼引兵還矣曰臣等分索山谷周迴三百餘里一人一騎之跡無睹必其遁久矣癸亥次連秀坡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亦還奏曰臣等引兵抵白邨山咸

無所遇以糧盡故還於是英國公張輔等奏曰假臣等一月糧卒騎深入罪人必得

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卿等且休矢朕更思之甲子次翠雲屯召英國公張輔等曰昨日之言朕思之不可易也古王者制夷狄之患驅之而已不窮追也且今孽虜所存無幾茫茫廣漠之地譬如一粟於滄海可必得耶吾寧失有罪誠不欲重勞將士朕志定矣其旋師於是兵部尚書李慶等進曰王者之師畏則舍之今已鏹虜之穴破虜之衆塞北萬里無虜雖有數輩如大羊栖栖偷生窮漠之境

陛下天地大德寧當盡殺之耶 上悅遂命班師

乙丑召諸將議分兵兩路南歸於是 上率騎士東

行命武安侯鄭亨等領步卒西行期會開平 丙寅

發翠雲屯次蒼玉澗諭諸將曰今大軍南還將士既

未嘗見敵必有怠心寇蹤跡詭秘不可輕忽須嚴兵

以殿後仍戒飭軍中晝夜警備常如寇至丁卯次清

流峽 戊辰次富平川 己巳次長清戍 庚午次懷

柔甸 壬申發懷柔甸次寧遠鎮 七月甲戌朔

乙亥發寧遠鎮次迴流灣 丙子次清虜鎮 丁丑

次哨石川 戊寅次群玉峯 己卯次雙島 庚辰
次清水源道旁有石崖數十丈命大學士楊榮金幼
孜刻石紀行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過此也 辛巳
次豐潤屯 壬午次長林壑 癸未次唐平川 甲
申次遠安鎮 乙酉次通精戍其地平廣多糜子軍
士有馳驅犯之者

望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是者必安業
於此不爲寇矣而不見人者必聞大軍至懼而逃今
縱騎犯之非仁其禁之士卒凡有種藝而無居人者
皆勿犯違者斬 丙戌次盤石鎮 丁亥次翠微園
上御幄殿憑几而坐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

上顧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其八月
中矣

上頷之既而諭榮等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
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矣
榮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名稱

皇上之付託 上喜顧太監馬榮賜榮幼孜羊酒而
退 戊子次雙流灤以旋師遣禮部尚書呂震賚書
諭 皇太子并詔告天下 己丑次蒼崖戍 上不
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毋忽 庚寅

次榆木川 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
遺命傳位皇太子且云喪服禮儀一遵

太祖皇帝遺 辛卯

上崩內臣馬榮孟騁等以六師在遠外恐不發喪密
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入議喪事逐一遵古禮含歛
里載以龍輦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壬辰靈輦次雙
竿峯大學士楊榮少監海壽奉

遺命馳訃皇太子 癸巳次連雲磧 甲午次黑河

戌 乙未次宣威鎮 丙申次廣漠川 丁酉次青

楊峽 戊戌次聞喜岡 己亥次白沙河 庚子次

香泉泊 辛丑次通川甸 壬寅次武平鎮武安侯

鄭亨等所領官軍皆至八月 癸丑朔靈寧度開平

次雙塔 甲辰次威虜城 乙巳次西涼亭 丙午

次隰寧 丁未次雲州 戊申次赤城 己酉次鵬

鷲皇太孫奉皇太子命至自北京哭巡軍中始發喪

六軍號痛聲徹天地 庚戌次懷來 辛亥入居庸

關文武百官衰服軍民耆老僧道人皆素服哭迎

壬子及郊皇太子親王以下素服哭迎至宮中奉安

仁智殿加歛奉納梓宮

金文靖公前北征錄

未樂八年二月初十日

上親征北虜是日師出北京

如出德勝門幼孜與光大胡公由安定門出兵甲之
雄車馬之盛旌旗之衆耀于川陸風清日和埃塵不
興鏡鼓之聲訇震山谷晚次清河行李載車上途間
車行甚艱不能相及乃令從者回取隨身行李炒菹
車及餘物俱不能將十一日早發清河途間雪融沉
深馬行甚滑晚次沙河勉仁始至十二日早發沙河
午次龍虎臺早隸小尹等四人與食馬軍小卒俱至

十三日早發龍虎臺度居庸關關下人馬輳集僅容
駕過如是者九數處晚次未安甸大風未幾松梅湏
史大雪少頃雪霽天宇澄淨雲霞五采爛然照耀於
山谷西南諸山無雲岩壑積雪如銀室玉闕東北諸
山雲掩其半露出峰頂四顧皆奇觀

上立帳殿前面東北諸山命某等西立觀山

上曰雪後看山此景最佳雖有善畫者莫能圖其勢
鬚也暮始還昏夜從者帳房俱不至清遠侯見幼孜
三人無帳房令麾下送帳房來借取雪煎啣羨茶各
飲一盃而卧三鼓起營取去帳房幼孜三人取氈於

覆而寐天明視之衣上皆霜而所卧之旁積雪盈尺

光大咲謂幼孜曰今亦可謂卧雪眠霜矣丁四日早
發未安甸大風甚寒且行且獵幼孜觀騎逐兔不覺

上馬過前上咲呼幼孜三人曰到此看山又是一種奇

特也蓋諸山雪霽千岩萬壑聳列霄漢瓊瑤璀璨光

輝奪目真奇觀也午後次懷來得蕃學士宗豫楊諭
德士奇編修周述書開緘讀之不覺情已與異日未

也不歷此者自是不覺午次鎮安驛十六日早發鎮

安驛行數里道邊有土垣宛如一小城問人口此元
時宣酒務每歲駕幸上都於此取酒午次鷄鳴山相

傳以爲唐太宗征高麗至此登山雞鳴由是得名
上指示幼孜三人曰此即雞鳴山昔順帝北巡其山
忽崩有聲如雷其崩處汝等明日過時見之十七日
發雞鳴山山甚峭上有斥堠下有故永安寺基六國
陽玄所撰碑尚存其西北崩處土石猶新其下即渾
河流出盧溝橋有石柱數十比例於河側其半出地
上俗傳以爲魯般造橋未成而廢但無記載可考竊
以爲遼金時所造者行里餘路甚窄僅可以容兩馬
人馬輳集危迫殊甚又行三四里度橋山下有土垣
元時花園有舊柳數株尚存更行二十餘里過城
見山路險如雞鳴山石巉然下壓下臨河水路陡絕
旁有積雪疑附于岸雪上亦可行但坼裂可畏車行
馬驟毛髮栗然過此山漸平上勒馬登高岡召幼孜
等指諸山曰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且行且語
上下馬少坐于山岡之上賜酒肴午入泥河十八日
發泥河午次宣府

上閱武營內夜雨十九日微雨

駐蹕宣府閱武營內二十日去直抵大同出大同即
寧下今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寧復甘肅之寧遠
東則邊境可永無事矣二十三日

駐蹕宣平二十四日早發宣平行數里度一河水迅疾及馬腹近岸冰未解水曲下流人馬從冰上度間有缺處下見水流而薄處僅盈寸度此甚戰栗更行數里入山峽中行又數里

上登山而行過山下平陸次萬全大風寒下微雪二十五日大風寒發萬全行數里至城下

上謂幼孜三人曰此城朕所築過城北見城西諸山積雪

上曰此亦西山晴雪也過城北入德勝口

上指關口曰如此險人馬安能度山皆碎石若堆粟入關西峽石壁峭峻如削時車馬輳集折關垣以度過關由山峽中行地凍冰滑馬蹄時踏而度溜積雪未消從水梁上行大風甚寒下馬便旋靴底沾雪極凍滑甚上馬尤難兩手攀鞍皆凍不能屈伸行二十餘里上野狐嶺

上指東南諸峰曰至此看山則盡在卜矣時風沙眯目小石擊面面爲風所吹皆紫黑下山頂度關爲車所塞從土堤而下地滑馬多仆者午後至興和城北下營時寒甚從者皆不能至惟都督馬旺先來有帳方要予三人避風呼酒酌食驢肉鹿炙既而

上召御光大往

上曰足寒時不要即附火只頻行足自暖又曰金幼
我何在恐凍傷其足光大曰適同至僕者未來在使
控馬至暮帳房不到清遠侯令麾下送帳房時風益
急帳房不得張以行李堆起略可蔽風用帳房覆于
上連衣靴而卧寒不可禁達旦不寐二十六日僕從
稍稍至

駐蹕興和

上祭所過名山大川

二駐馬於營前召幼孜等謂曰汝觀地勢遠見似高

至即又平也此即陰山脊故寒過此又暖爾等昨
日過關始見山險若因山為塹因壑為池守此誰能
輕度幼孜等頓首曰誠如

聖諭二十七日

駐蹕興和

上閱武營外時天晴大風

上曰爾等今日始知朔方風氣忽天陰

上曰雪且至命亟回至營門雪下已而大風復晴一
十八日風寒

駐蹕興和



原件短缺

P6

上關武營外二十九日

駐蹕興和獵者得黃羊至

上召幼孜等三人觀之遂立語於帳殿前至二鼓乃
退三月一日

駐蹕興和及晚

上召至帳殿語至二鼓

上曰夜已深汝等且休息庶明日有精神歸帳臨睡
已三鼓矣自是每宵或漏下或二更始出初二日

駐蹕興和賜食黃羊初三日

駐蹕興和初四日

駐蹕興和初五日

上曰此陣孰敢嬰鋒一爾等未經大陣見此似覺甚多
見慣者自是未覺先是東風及鼓作徐轉南風

上悅大飲將士午回營夜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語
至二鼓始出初十日早發鳴鑾戍

上登山麓漸行徑山谷山平曠不甚向見鹿蛻角于
地長數尺許槎牙如樹枝行數里平山漸盡東北有
山頗高如諸山

上曰此即大伯顏山西北有山甚長隱隱如雲霧間
如海峽層疊

上曰此即小伯顏山望之若高少焉至其下則又卑

矣由是地平曠沙中多穴

上指示曰此鼯鼠穴也馬行其上爲所陷漸近一山下見諸軍於此掘井所出沙有純黃者其色如金白者其色如玉雪又有青黑者

上令中使下馬取觀復以示幼孜三人觀之適中官射一野馬來進

上召幼孜與光大勉仁及尚書方賓前觀

上曰野馬如馬此野騾非野馬汝輩詳觀之北來每物見之足廣聞見又行數里遠望如水近則如積雪方是鱣地又行十餘里過凌霄峰即小伯顏山也

登山頂多石山下荒草無際北望數十里外又有平山甚長

上曰人未經此者每言塞北事但想像耳安得其真也觀望良久乃下見草間有兩途如驛道

上曰此黃羊野馬所行路也駐營凌霄峰比時少水晚下微雨將暮未飯都督薛祿邀全數人飯食麩及青豆粥淹鴉黃羊醬瓜菜數品無水飲馬後有青羊不得食軍士亦多不食者夜下雪平地尺餘次日八馬得雪炊飯皆足十一日

駐蹕凌霄峰北

上召幼孜三人曰雖下雪不寒夜來無水人馬俱足矣食後大晴十二日

駐蹕凌霄峰雪已消夜復下雪十三日

駐蹕凌霄峰午後下雪夜漏下

上召至帳殿語至二更雪霽月明室風灑浙毛髮栗然久乃出十四日

駐蹕凌霄峰十六日五鼓發凌霄峰

駕發由東路幼孜三人向西路行三十里天明隨

駕不及幼孜與光大由哨馬路迷入橐駝山谷中山

石疊頂皆石山下有泉水一溝甚清飲馬其上泉旁

多荒草間無一人但見鹿角滿地間見人家居址

墳塋漸見有數卒驅驢過問大營所在皆不知前行

數十里山轉深遂登高岡望川之迤北蕭條無人始

勒騎回至泉上有數十騎駐泉北問之皆不能知遂

下馬略休息忽有軍帥過見予三人亦下馬同坐草

間問駐蹕處亦不知乃取羊肉淹摠餅同食軍帥

往東南山谷中尋大營幼孜三人由東北而行馬

來者漸多皆尋不得行十餘里遇去者漸回乃由不

北山峽中行峽之南山皆土而北山盡石巉岩峭削

有小石戴大石層疊高低宛如人所爲者自興和至

此地無寸木但荒草而已惟此石壁之半生栢樹一株甚可愛如江南人家花園所植者幼拔呼光大曰此亦塞外一奇觀峽中行十餘里途窮復回過數山忽遇刑部侍郎金純要予下馬息山間食歟忽寧陽侯至要予三人同金侍郎至營午食食黃羊天鵝適其新射得野馬就燒食飲燒酒兩盃予急欲尋大營寧陽侯曰我已五處發馬尋大營待回報相與同往飯畢又侯報馬不至日已暮

上遣中官二人來問之曰大營在五雲關云此八十里寧陽侯領二千騎與幼孜三人偕行行數十里入山谷中下一山甚險疇昏黑下馬徐行過此又上山予馬鞍壞不堪而前騎皆去惟勉仁相素近乃呼之少待勉仁視予鞍已破裂不可騎乃急追寧陽侯索馬鞍則其去已遠勉仁遂回以已馬讓予自騎予散馬光大聞之亦勒馬復回相與盤旋於山頂上不知路所向更過兩山遂與光大相失勉仁乃要予携數騎下山麓東南有間道可行時月色昏暗野燒漫山悲風蕭瑟行十數里度大川望東北行徑山麓有泉潺潺而流乃下馬休息取水飲上馬復行遙望山外有火无以爲必大營所在行數十里遇深澗馬不可

度乃復回泉上下馬休息荒草間時夜已半微雨復
下予二人相顧慘慘不樂俟天曙韉馬復行雨雪交
下行一里許至山坡下有一帳房戈戟圍列漸聞人
語聲予意必光大也詢之果然蓋光大與金侍郎隨
數騎追逐一宵亦回息于此相去數十步彼此皆不
知忽然相見且喜且慰而皆有慘然之色十七日早
由山間望東南行逾數十里雪益大隱隱聞銅角聲
隔山谷間又過一山見隊伍前進即鞍馬行五六里
往問之曰左掖軍馬言

馬起往前五十里駐官遂同行遇都指揮孫霖與借
馬鞍霖推從者所乘與勉仁騎午至錦水磧見

上上喜曰汝等何來遲三人荅以迷

上問迷道之故遂備言之

上大咲曰爾等皆疲倦且休息出遇方尚書曰昨日
上在途屢召不見謂必迷道凡遣傳令者三十輩來
相尋今早又遣十餘人適又問爾二人來未幼孜自
惟以一介書生荷蒙

聖上眷顧頃刻不忘天地之德將何以爲報十八日
駐蹕錦水磧

上念幼孜無馬鞍命中官傳

旨與清遠侯討馬鞍一副送至帳房下遂請

上前叩頭謝十九日早發錦水磧行十餘里道邊有
右城

上指示曰此峇魯城也朕嘗獵于此又行十餘里

上登山射黃羊令幼孜隨觀午次環瓊圍二十日

駐蹕環瓊圍自此皆沙陀出塞至此漸見有榆林鳥
鳶午次壓虜川自此水多齠炊飯色皆變黃作氣息
食不下咽日暮

上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指示塞北山川

上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因兩河相交故名水齠
沙出碑曰唐之交河郡故知交河在彼二十二日早
發壓虜川午次金剛阜日暮

上坐帳殿前令幼孜遠望

上曰極目可千里曠然無際莫知其極二十三日

駐蹕金剛阜地生沙葱皮赤氣辛臭有沙蘆菹根白
色大者徑寸長二尺許下支小者如筋氣味辛辣微
苦食之亦作蘆菹氣二十四日

駐蹕金剛阜夜甚寒

上召早敕硯水成冰二十五日早發金剛阜午次小
甘泉有海子頗寬水甚清鹹不可飲中多水鳥胡騎

云此名鴛鴦海子疑即鴛鴦灤也地志云鴛鴦灤在
宣府此去宣府蓋遠未敢必其然否夜召語至三鼓
乃出二十六日發小其泉

上召語虜中山川

上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皆白產虎豹亦
白所謂長白山也天下山川多有奇異但人迹不至
不能知耳此地去遼東可千餘里朕嘗問女直人故
知之行十餘里

上召令馬上草勅幼孜三人按轡徐行執筆書草成
上已行三里餘飛鞚至

上前視草觀畢令騰具下馬坐地於膝上書之午次
大其泉二十七日

上令衛士掘沙穴中跳兔與幼孜三人觀大如鼠其
頭目毛色皆兔爪足則鼠尾長其端有毛或黑或白
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如兔穴不能獲之疑
即詩所謂躍躍毚兔者也有鹽海子出鹽色白瑩潔
如水晶疑即所謂水晶鹽也二十八日移營於大其
泉北十里屯駐二十九日早發大其泉北午次清小
源有盜池鹽色或青或白軍士皆采食三十日
駐蹕清水源去營六七里地忽出泉予與光大往觀

至則泉溢數畝人馬飲之俱足四月一日

駐蹕清水源初二日

駐蹕清水源進神應泉銘初三日

駐蹕清水源初五日午發清水源過此沙陀漸少時大風寒予戴帽上馬時被風吹斜側常以手執帽籠上顧而咲曰今日秀才酸矣晚至屯雲谷此處少水由清水源載水至此晨炊初六日早發屯雲谷霜氣甚寒皆衣皮裘戴狐帽行十餘里

上召曰豳風云一之日觴發二之日栗烈今已秀萸之時而氣為栗烈人皆衣狐裘未經此者與之言自是不信光大對曰誠所謂井蛙不可以語海夏蟲不可以語木臣若不涉此亦不深信

上咲曰爾等誠南士也午次玉雪岡見

上于帳殿

上見光大衣狐裘暖帽咲曰今為冷字士矣初七日發玉雪岡行十餘里過一大坡陀甚平曠遙見一山甚長一峰獨高秀拔如拱揖

上指示曰此賽罕山華言好山也又曰阿卜者華言高山也其中人迹少至至則風雷交作故胡騎少登此若可常登一覽數百里已為其所窺矣午次玄石

坡見山桃花數叢盛開草莽中忽覩此亦甚竒特
上登山頂製銘書歲月紀行刻于石命光大書之并
書玄石坡立馬峰六大字刻于石時無大筆用小筆
毛筆鈎上石勒成甚壯偉可觀晚有泉躍出于地如
神應泉足飲人馬名曰天錫泉

上命幼孜三人及尚書方賓侍郎金純往觀至見人
馬填滿泉上水溢出旋復壅塞初八日早發玄石坡
午次鳴轂鎮初九日早發鳴轂鎮是程若遠然地甚
平曠勉仁取水調麩各飲一椰瓢午至一山谷中有
一舊井水可飲新掘井皆鹹苦取水飲馬人湊集井
上不得馬渴不肯去遇都督薛祿令麾下取水與飲
馬復行午後微雨風作天氣清爽人馬不渴若暄熱
人皆疲矣過數里兩旁皆山西山皆黑石礪礪層疊
東南諸山皆土晚至歸化甸

上與數騎前行眺望有泉出于地遂名曰靈秀泉適
中官以玄石坡字來進觀畢命司禮監藏之于篋至
夜方飯而從者俱未至中官孟驥假予帳房創馬于
旁既而脫櫪逸去至四鼓起視已不見與光大繞營
周匝數回尋至天明始於營西北得之初十日
駐蹕歸化甸食後從者稍稍至十一日

駐蹕歸化甸十二日早發歸化甸由山谷中行地多
鼠穴馬行其上輒踏行二十餘里地多美石有如琥
珀玳瑁瑪瑙碧王者其光瑩然同行好事者下馬拾
以爲玩幼孜亦欲與光大拾之後騎至塵起遂去午
至楊林戍地亦有美石幼孜與光大共拾予得之獨多
但不如前所見者之佳晚有泉出于營之西南遂命
名曰神貺泉十三日

駐蹕楊林戍十四日

駐蹕楊林戍十五日

駐蹕楊林戍十六日早發楊林戍午次舍胡山營

北山頂有巨白石

上命光大往書禽胡山靈濟泉及

御製銘紀行刻石十七日早發禽胡山營晚至香泉
戍十八日早發香泉戍行沙陀中多山桃花滿地爛
熳入有榆林叢生不甚高有鳥巢甚完固舉手可探
之皆鷹隼巢也午後至廣武鎮川中有土城基問人
云國初征和林時所築屯糧於此過川入山有泉流
馬皆不飲泥臭故也西南山峰有石

上欲刻石令方賓與幼孜三人上觀石登山下馬徧
觀無佳石得一石略平可書正書忽風雨作遂下山

於井中取水飲馬至營復命

上面營前高峰而坐

上曰人恒言此山有靈異適登此忽雲陰四合風冷然而至遂命之曰靈顯翠秀峰泉曰清流十九日發廣武鎮

上及靈顯翠秀峰令幼孜四人從晚次高平陸無水於廣武鎮載水至此晚炊二十日早發高平陸午次懷遠塞二十一日早發懷遠塞午次捷勝岡有泉湧出名曰神戲泉

上命光大書捷勝岡三大字于石山多雲母石并雲石山三字刻于石二十二日早發捷勝岡行數十里但見荒山野草

上曰四望無際莫知其極此真所謂大漠也午次清冷泊有泉湧出名曰瑞應泉二十三日午發清冷泊晚至雙秀峰是程無水自清冷泊載水炊飯適天陰風寒下雨人馬俱不渴二十四日早發雙秀峰踰時至威虜鎮泉曰永清二十五日午後發威虜鎮晚至紫霞峰二十六日早發紫霞峰晚至玄雲谷使臣舒百戶自瓦剌回上召幼孜三人隨

駕同行聽其言瓦剌事夜命寫敕無卓以覆地伏

而書之書畢已四鼓矣二十七日早發玄雲谷午次
右梵場二十八日早發右梵場行數十里東北有山
甚高廣峰巒聳拔蒼翠奇秀類江南諸山山之下孤
峰高起上多白石元氏諸王葬其下晚至長清塞有
泉水甚清賜名曰玉華泉夜漏初下

上立帳殿前指北斗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語甚久
方退二十九日

駐蹕長清塞三十日早發長清塞至順安鎮

上立帳殿前指營外諸山曰此虜地諸山之入畫者
遂令畫工圖之晚下雨五月初一日早微雨發順安
鎮行十餘里山多白雲

上召指示前山曰此即名白雲山又行數里白雲中
有青氣接地望之如青山白雲

上曰此山甚高大可觀幼孜以爲信然

上笑曰此氣也非真山若誠爲山則天下之山無有
過之者度一岡遙見臚胸河又過一岡

上攬轡登其頂四望而下又行數里臨臚胸河立馬
久之賜名曰飲馬河河水東北流水迅疾兩岸多山
甚秀拔岸傍多榆柳水中有洲多蘆葦青草長尺餘
傳云不可飼馬馬食多疾水多魚頃有以來進者駐

營河上地名平漠鎮初二日

駐蹕平漠鎮賜食

御庖鮮魚初三日發平漠鎮由此順臚胸河東行午
至祥雲巘

上立帳殿前召語片時乃退初四日辰發祥雲巘午
次蒼山峽哨馬營已值胡騎四五人得箭一枝來進
并得馬四疋來進初五日發蒼山峽午次雲臺戍地
多野韭沙葱人多采食又有金雀花花似決明莖似
枸枸有刺葉小圓而未銳人將取其花食之又有一
種黃花葉菜花大如荷蒿葉大如指長數尺人亦采
食初六日發雲臺戍午次錦屏山初七日發錦屏山
午次玉華峰初八日發玉華峰胡騎都指揮款台獲
虜一人至知虜在兀古兒扎河晚遂度飲馬河下營
初九日

上以輕騎逐虜人各齎糧二十日其餘軍士令清遠
侯帥領駐劄河上扈從文臣止令尚書方賓及光大
勉仁數人隨行命幼孜留營中初九日早兩
駕將發余同光大詣帳殿見

上請隨 駕同往

上曰爾不能戰陣往亦無益前途艱難朕一時顧盼

有不及或爲爾累爾留此豈不安幼孜叩頭不勝感
激食後送光大勉仁出營門馬上相別殊覺愴然
是日哨馬營獲胡寇數人及羊馬輜重送至大營清遠
侯復遣人護送馳詣

上所蓋欲以爲向道也初十日仍駐河上十一日收
拾行李隨清遠侯移營入土城中去舊營可四五里
許十二日住城中方定帖午後主事楊砥過帳房中
坐移時去十三日清遠侯邀作午飯嘗沙韭及鮮魚
十四日食後出城南縱步片時即回帳中十五日早
食後出城東回至清遠侯帳下坐移時得

上追逐胡虜動靜晚袁中書相過十六日食後同
侍郎袁中書出城外登一小山四望天宇空闊情懷
甚適回至張侍郎處作午飯十七日早食後有中官
數人來過邀余喫茶并取麪共食十八日早食後訪
張侍郎旋煮茶調麪各啜一甌十九日食後聞捷音
將至甚喜清遠侯來邀作午飯仍食鮮魚二十日食
後袁中書過帳下與語片時去午後往城南外遇雨
即回二十一日早飯出城外候

駕光大勉仁先至營中相見且喜且戚時
駕從城外過去城二十里安營光大與勉仁先往

收拾行李起帳房後往行十里許遇雷雨乃駐馬俟
雨過至營中見

上與語良久命寫平胡詔二十二日分軍由飲馬河
先回

上以騎兵追逐餘虜東行徒行者俱不得從幼孜三
人僕隸皆遣隨清遠侯回不得已各留馬夫一人飼
馬看行李是日發平胡詔及書敕諭數道甚忙迫午
後起營幼孜三人各牽一馬載行李且乘且牽甚覺
艱難晚次威遠戍無帳房乃采柳枝作窩鋪長可五
丈闊可三四尺上覆以氈衫下以氈條藉地僅可蔽風雨予

與光大二人同卧予曰昨讀足下蓬窩詩今復共此

清致相視大發一咲二十三日午大雨柳窩爲雨所

壓衣服皆濕幼孜三人冒雨入方尚書帳房內避雨

午後雨止發威遠戍幼孜三人收拾行李稍後隨駕

不及度臚胸河人馬湊集河上見安遠伯與同行兩

過水漲渰及馬腹幼孜三人各牽從馬馬爭度陷泥

淖者無數三人馬幸無恙登岸私自相慶緣河行數

里多經水草各騎而牽馬徐行晚至廣安鎮從者至

昏黑不至夜久方到適幼孜三人被

召俟立帳殿外且營中馬驚予三人俱恐馬逸立不

能安久方出營者問馬從者云先覺馬驚駭緊繫縻之
得不走心方懾是夜有

旨令安遠伯往取步軍數千復來凡步行者亦得相
從幼孜二人託安遠伯取阜隸及帳房二十四日發
廣安鎮由此循飲馬河南東北行午次蟠龍山從者
帳房皆至午大雨平地水流帳房內皆水令阜隸從
傍及中掘坎注水須臾坎滿以椀岸水至暮雨止地
濕不可睡令阜隸采濕蘆葦鋪地用馬氈及氈席鋪
之加毛裘於上畧可睡天明視之濕氣滲透氈裘皆
潤二十五日發蟠龍山雨意未止晚次臨清鎮午後
離飲馬河取便道入山中晚次定邊鎮是程無水飲
水爲早炊二十七日發定邊鎮午至河午食後度河
河水稍深據鞍不能度幼孜三人俱脫衣乘散馬以
度水沒馬及腰以上及岸洗足復穿靴衣整裝上馬
行數里少駐復行暮至雙清源夜禁火不舉二十八
日發雙清源午至河水益深多用柳枝縛筏以度都
督馬榮許方尚書度河方尚書邀予三人同往西行
七八里至馬都督度河處見其並無區畫且指使予
輩從他度乃飄然東行十六七里過東寧衛指揮裴
牙失帖木兒旋縛筏度予三人即指使其麾下麾下

之人樂然聽命先度予輩及行李訖彼然後度裴指揮復令麾下炊飯食予三人再三辭謝之乃以鮮魚爲餽裴女直人善騎射

上選其三百人扈從能輕財好義觀其所爲勝尋常萬倍當時達官貴人不爲少矣每日聚會相咲語其力皆足以度予輩甚不爲難而邂逅之間面目相視如不相識於此尚然而況於臨大患者乎此裴指揮所以爲難得也晚次平山甸

上立帳殿前召幼孜三人問渡河之由

上意謂必由官筏而度不知官筏尤難度光大備言裴牙失帖木兒度河之故

上嘆曰朕度河時已命筏上度汝何不由彼而度光大曰臣輩不知及至彼又無與臣言者故不由彼度耳

上嘆曰今日方爲艱難得無懼乎因度水得一石上有虜字就以進

上命譯史讀之乃祈雨之言也虜語謂之札達華言云詛風雨蓋虜中有此術也二十九日發平山甸晚次盤流戍六月初一日早發盤流戍晚次凝翠岡初二日發凝翠岡午經闊灤海子

上令幼孜數人往觀去營可五六里有山如長堤以
限水海子甚闊望之者無畔岸遙望水高如山但見
白浪隱隱自高而下天下之物莫平於水嘗經江湖
間望水無不平者獨此水遠見如山之高近處若極
下此理極不可曉觀畢復命

上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凡七河注其中故
大也遂賜名曰玄冥池晚次玉帶河初三日發玉帶
河晚次雄武鎮

上召予同勉仁往光大看馬及退獨予失去所騎馬
二匹周匝營中尋數回不見而夜深漸覺疲倦及

漏下已三鼓矣初四日發雄武鎮問方尚書借馬

騎

至營中復徧歷營中尋馬至東北營外忽見所騎棗
騮馬縻繫帳房傍馬見予低回似欲言者問一卒言
此馬昨晚爲中官從者所獲適牽至此若來遲恐移
至他所不復可見矣予遂牽回帳中諸公莫不舉手
相慶晚次清胡原初五日發清胡原晚次澄清河初
六日發澄清河數里度河穿入柳林中柳蒙密不可
行下皆汙泥行五六十里下營大雨如注至晚不止
又復起營夜次青楊戍初七日發青楊戍凡四度河
河水甚急午次克忒克刺華言半箇山山甚峻拔遠

望如坡故名入此河稍狹山攢簇多松林

上曰此松林甚似江南至前山水益清秀可愛孰謂
虜地有此奇觀也晚次蒼松峽隔岸坡陀間樹林蒼
鬱宛如村落水邊榆柳繁茂荒草深數尺而草稍俱
爲物所食是日獲虜二人因問之知虜騎曾經此過
一宿草爲馬所食也初八日發蒼松峽度泥河數次
河狹水淺兩岸泥深人馬多陷晚度黑松林光大先
往予與勉仁隨後見松林蒼翠可愛遂下馬少憩復
行十數里下營飼馬日沒復啓行夜入山谷中乘月
倍道兼行上坡下澗不勝崎嶇月落路難行旌旗甲

少尺不能辨幼孜三人從寶靈須臾莫知其處
前騎皆不行始下馬立于半山間逾時復上馬下至
平川而路多沉淖且陷益難行而鄉道亦惑遂止次
飛雲壑初九日發飛雲壑行三十餘里凡度數山至
一水泉處前哨馬已見虜列陣以待

上飭諸將嚴整行陣先率數十騎登山以望地勢幼
孜三人下馬被甲復上馬隨陣後度一大山見虜出
沒於山谷中少頃遣人來偽降先是

上嘗度虜必僞乞降預書招降敕紙以待至是虜果來
上在陣前召取敕幼孜遂馳馬至前以敕進

上曰虜詐來請降朕亦給之乃以敕付來者去又行數十里駐兵於山谷中時甚熱已半日不食飢疲殊甚忽得皂隸一人載水一瓶宿飯一盂至于三人用水淘食之甚甘忽見行陣動亟上馬前行俄聞砲聲而左哨已與虜敵虜選鋒以當我中軍上麾宿衛郎摧敗之虜勢披靡追奔不十餘里予三人同方尚書隨寶纛前進

上已駐兵于靜虜鎮遣傳令都指揮王貴來收兵貴見予數人驚曰何故在此

上上已久下營可亟回予數人遂回往返已百餘里

至夜方至營而從者無一人在側下馬倦甚又復飢渴移時忽有一皂隸至載水一瓶飯一盂予三人即共食之又甘如午所食者乃留一瓢飲方尚書飲畢曰此直二百貫夜三鼓方卧而風露頗寒以箭挿地覆氈衫于上傍風冷冷襲人雖甚倦而目不交睫頃臾已五鼓乃起坐待天明初十日早發靜虜鎮人諸將皆由東行人渴甚以衣於草間且行且拽漬露挹出飲之行數十里始得水遂往飲馬予與勉仁馬俱陷泥中時渴甚水皆成泥不可飲乃回解鞍中官以水一壺飲予三人從者稍稍至取水就次急軍郎行

晚次 駐蹕峰十一日

上先將精騎窮追虜潰散者令予三人及文職扈從者皆隨都督金玉翼中所領馬步後進午始行入山谷中漸見虜棄輜重晚次長秀川而輜重彌望十二日發長秀川隨川東南行虜棄牛羊狗馬滿山夕暮次回曲津十三日發回曲津光大斃一馬午次廣漠戍歸大營

上逐虜於山谷間後大敗之夕方回營幼孜三人見于帳殿

上語破賊之故復加慰勞幼孜三人叩頭謝

發廣漠戍行數里度河河濱泥深陷及馬腹餘虜尚出沒來窺我後

上拱兵河曲佯以數人載輜重于後以誘之虜見競奔而前銳響伏發虜蒼黃度河我騎乘之生禽數人餘皆死虜由是遂絕晚次蔚藍山十五日發蔚藍山晚次寧武鎮十六日發寧武鎮晚次紫雲谷十七日發紫雲谷晚次玉潤山十八日發玉潤山晚次紫微岡十九日發紫微岡晚次青陽嶺二十日發青陽嶺晚次清華原二十一日發清華原晚次淳化鎮二十二日早發淳化鎮度河深及馬鞍光大所乘馬疲疾

予駐馬先度度訖復以度光大既度以爲無水矣而
入一水澤中長六七里莫深泥水相交復度河兩河
泥陷及馬腹馬行泥濘中幾陷者數而他馬陷沒者
無數幼孜二人馬幸免晚次秀水溪二十三日發秀
水溪行十餘里入淙流峽甚險一水流其中路傾側
臨水縈迴曲折如羊腸日凡七八度登高下低而力
疲倦幼孜三人度一高岡下馬暫息眺望出峽二香
不可到復上馬逾數岡方至營晚次峽中二十四日
發淙流峽晚次錦雲峰二十五日發錦雲峰晚次永寧
戊二十六日發永寧戊晚次長樂鎮二十七日發長
樂鎮草間多蚊大者如蜻蜓拂面嘔噴拂之不去晚
次通川甸即應昌東二海子間

上登山遙望指海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爾等記
之望久下山營之西南曼陀羅山下有寺基元時公
主造此寺出家于此國初始廢二十八日發通川甸
晚次金沙苑二十九日發金沙苑是程多水途迢迢多
榆柳沙陀高低樹青沙白甚有可觀

上曰此景猶小李金碧山水也行數十里有大海子
水流處稍深先令軍士伐木爲橋以度軍馬晚次玻
黎谷三十日發玻黎谷晚次威信戍七月初一日發

威信戍次武平鎮北京諸官進表者至馬適政携酒
一壺相贈晚與方尚書數人飲得羅修撰寄來家書
初二日發武平鎮晚次開平營于幹耳朵華言所謂
宮殿也蓋元時宮殿故址猶存荒臺斷礎零落於荒
烟野草之間可爲一慨初三日

駐蹕開平初四日午發開平晚次環州有小城在川
中四面多頽缺

上召賜瓜果初五日發環州晚次李陵臺今名威虜
驛連度數河河水深及馬鞍兩靴俱爲水所濡登岸
脫靴傾水去濕纏靴扭乾裹脚復穿濕靴上馬更行

晚次寧安驛初七日發寧安驛經元西涼亭故址四
面石墻未廢殿基樹木已成抱殿前栢兩行仍在但
蕭條寂寞不能無感也觀望良久悵然而出晚次盤
谷鎮初八日發盤谷鎮由是入山峽中山路甚險兩
山相夾如行夾城中

上曰此山險院若是雖有虜騎千群豈能至此然能
至此斷其歸路鮮有能出者晚次獨石初九日發獨
石晚次龍門龍門兩山對峙石崖千仞水流其中路
由水中行山水泛時此處最險

上指此山曰斷此路孰與度之者崖石懸處甚平光

大曰此處好鑄磨崖碑

上曰朕意如此汝言正相合也初十日發龍門次燕然關十一日發燕然關次長安嶺至此方出險十二日發長安嶺次鎮安驛十三日發鎮安驛次懷來十四日發懷來次永安甸

上召賜瓜果十五日發永安甸度居庸關

上令幼孜三人記關內橋自八達嶺出關口凡二十三橋晚次龍虎臺十六日發龍虎臺晚次清河

上令幼孜三人先入城十七日

駕入北京

金文靖公後北征錄

永樂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庚寅

上躬帥六師往征瓦剌胡寇答里巴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等馬步官軍五十餘萬予與學士胡公元大庶子楊公勉仁偕扈從是日辰時啓行由安定門出午至清河下營晚微雨夜復驟雨五更雨止十八日晴晨發清河午至沙河

命光祿寺賜酒饌十九日早雨晨發沙河途間雨止午次龍虎臺午後復雨二十日晴晨發龍虎臺度居庸關途中多泥馬稍艱午後至隆慶州下營二十一

日早陰晨發隆慶州至榆林雨午後至懷柔下營雨
不止二十二日早雨止發懷來午次沙城晚晴二十
三日晴早發沙城午次鷄鳴山大風二十四日晴晨
發鷄鳴山午次泥河二十五日晴晨發泥河午次宣
府大風雨下即止是日穀雨二十六日晴次宣六二
十七日晴晨發宣府午次宣平大風二十八日早晴
晨發宣平午次德勝口晚大風下雪二十九日陰晨
發德勝口度野狐嶺風寒午後次興和三十日風寒次
興和寄家書與李都御史帶回北京四月初一日甲
辰晴次興和初二日晴次興和寄家書與太常失心
卿帶回北京初三日晴次興和初四日晴次興和初
五日晴移營於興和北十里沙城初六日晴次沙城
大閱軍士初七日晴次沙城初八日晴次沙城初九
日晴次沙城李都御史至得家書初十日晴晨發沙
城午後次紅橋是日立夏十一日陰晨發紅橋十後
次凌霄峰即兀出于伯顏雨連霄不止甚寒絕蕪光
祿寺至昏黑方送飯飯未畢無湯遂罷是夜馬無草
僕衣皆濕不得飲食十二日早雨止陰食後發凌霄
峰午後次大石鎮無水暗宿十三日早陰微雨午前
次五雲關即哈刺罕有水十四日晴霜寒次五雲關

十五日晴晨發五雲關午次高平阜即忽牙撒里禿
十六日晴晨發高平阜午次殺虜城即峇魯城十七
日晴晨發殺虜城午次龍沙甸即阿蘭惱兒午後兩
十八日陰晨發龍沙甸午次錦雲磧午後大風雨雪
晚復晴十九日晴晨發錦雲磧午次小其泉二十日
晴晨發小其泉午次大其泉二十一日晴晨發大其
泉午次清水源即馬塔馬二十二日晴次清水源二
十三日晴次清水源二十四日晴午發清水源晚次
屯雲谷無水自清水源載水至作晚食二十五日晴
早發屯雲谷午次玉雪岡是日小滿二十六日晴午
發玉雪岡晚次玄石坡大風二十七日晴晨發玄石
坡午次鳴轂鎮二十八日晴午發鳴轂鎮晚次清風
壑無水大風患瘡以為坐馬癱二十九日晴早寒晨
發清風壑午次歸化甸五月初一日癸酉晴早寒發
歸化甸午次楊林戍初二日晴晨發楊林戍午次禽
胡山初三日晴次禽胡山瘡甚

上命太醫院判韓公達賜膏藥初四日晴次禽胡山
初五日晴次禽胡山晚大風夜雨初六日晴次禽胡
山大風初七日陰大風寒晨發禽胡山晚次香泉戍
初八日陰風寒巳時發香泉戍午後次廣武鎮即哈

刺菴來夜雨初九日陰次廣武鎮午後大雷雨下雹
如雪積地二三寸初十日晴晨發廣武鎮午次懷遠
塞十一日晴晨發懷遠塞午次玉帶川即紫堯瘡愈
是日芒種十二日晴晨發玉帶川午次富平鎮郎元
兒禿十三日晴午發富平鎮晚次翠幕甸無水暗宿
十四日晴晨發翠幕甸午次長山峽少水十五日晴
晨發長山峽午次至喜川十六日晴次至喜川十七
日晴晨發至喜川午次環秀岡十八日晴午發環秀
岡暮次野馬泉暗宿十九日晴晨發野馬泉午次蒙
山海二十日午發蒙山海晚次威武鎮二十一日晴

午前發威武鎮晚次通泉泊二十二日晴次通泉泊

二十三日晴晨發通泉泊午次飲馬河微雨晚晴二

十四日晴次飲馬河二十五日晴次飲馬河二十六日

晴次飲馬河是日夏至二十七日陰晨移營於飲馬

河北十里凡五度河至營雨午後復晴暮大雷雨二

十八日陰次飲馬河二十九日晴早食後復自飲馬

河北仍五度河午前次飲馬河西三峯山六月初一

日壬寅晴午前發三峯山晚次飲馬河清流港初二

日早微雨晨發清流港循飲馬河行二十五里復晴

下營作午炊午後再行至暮次崇山塢無水暗宿初

三日晴晨發崇山塢午後入一山峽長數十里有水下營作午炊食後再行晚次雙泉海即撒里怯兒元大祖發迹之所舊嘗建宮殿及郊壇每歲於此度夏山川環繞中闊數十里前有二海子一鹹一淡西南十里有泉水海子一處西北山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土刺河胡人常出入之處也初四日陰微雨午晴次雙泉海前哨馬來報哨見胡寇數百人稍與戰皆退去初五日晴午發雙泉海暮至西北三峽口即康哈里孩無水是日前哨馬與寇相遇交鋒殺敗胡寇數百人宵遁初六日晴晨發三峽口午次蒼崖峽初七日晴晨發蒼崖峽午次急蘭忽失溫賊首峇里巴同馬哈木太平把禿字羅掃境來戰去營十里許寇四集列于高山上可三萬餘人每人帶從馬三四匹上躬擐甲胃帥官軍精銳者先往各軍皆隨後至整列隊伍與寇相拒寇下山來迎戰火銃四發寇驚棄馬而走復集于山頂東西鼓譟而進寇且戰且却將暮上以精銳者數百人前騎繼以火銃寇復來戰未交鋒火銃竊發精銳者復奮勇向前力戰無不一當百寇大敗人馬死傷者無數寇皆號痛而往宵遁至土刺河

上乃收軍回營已二鼓矣遂名其地曰殺胡鎮初八日晴次殺胡鎮是夜馬無草失其青馬及海驢馬黎明令皂隸四尋取不見抵暮方回營中初九日晴次殺胡鎮午後將移營金都督令頭目二人送所失馬俱來還問之乃出營十里餘西北海子上哨馬者得之金知爲予馬故以來還不覺爲之大喜也乃取麩兩椀勞其頭目是日移營向西十里許晚雨下風寒初十日晴是日頒師午次回流甸晚微雨風寒十一日晴晨發回流甸午出三峽口餘寇復聚峽口山上又有數百人據雙泉海子諸軍乃以火鏡先擊據海子者寇知不能拒遂遁餘寇在山峽者恐火鏡再至亦遁去晚次雙泉海十二日晴晨發雙泉海午次平山鎮十三日晴晨發平山鎮午次飲馬河清源峽是日小暑十四日晴晨發清源峽午次飲馬河平川洲十五日晴晨發平川洲午次飲馬河青楊灣十六日晴晨發青楊灣午次飲馬河三峰山十七日晴晨發三峰山午度飲馬河西北三峰山東南下營未時雷雨數點即止阿魯台遣頭目數十人詣軍門謁見上皆賜以衣服絹帛米糧復勞之酒肉遣其回十八日晴仍次其地十九日晴晨移營于飲馬河北舊下

營處二十日晴午後度飲馬河凡三度水循河行數里下營二十一日晴循飲馬河南岸東行數十里下營二十二日晴仍次其地二十三日晴午發飲馬河晚次青山峽微雨無水暗宿二十四日陰晨發青山峽晚次蒙山海二十五日晴午後發蒙山海途中驟雨即止暮次野馬泉二十六日晴晨發野馬泉晚次環秀岡二十七日晴晨發環秀岡晚次至喜川暮再行十里下營二十八日晴辰時發至喜川午次黑山峪是日大暑二十九日午後發黑山峪晚次翠幕甸三十日晨發翠幕甸午次富平鎮七月初一日晨發富平鎮午次玉帶川大風大雨初二日晴大風仍次玉帶川初三日晴晨發玉帶川午次懷遠塞初四日晴晨發懷遠塞午次廣武鎮過二十里下營午後大風微雨初五日陰晨發廣武鎮午前過香泉午後次禽胡山寫平胡詔其晚就遣都指揮李英同中官齎回北京初六日晴晨發禽胡山午次楊林戍晚下雨初七日陰晨發楊林戍午次歸化甸晚微雨復晴初八日陰午前發歸化甸途中下雨晚次清風壑初九日陰晨發清風壑午次鳴轂鎮午後復起營晚次玄石坡初十日晴晨發玄石坡午次玉雪岡午後起營晚

次屯雲谷十一日晴晨發屯雲谷午次清水源十二日晴晨發清水源過大甘泉晚次小甘泉十三日晴晨發小甘泉午次錦雲磧

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其日立秋十四日陰晨發錦雲磧午次龍沙甸午後下雨十五日陰晨發龍沙甸午次殺虜城微雨晚晴十六日晴晨發殺虜城過高平阜下雨午後次五雲關更度山二十里下營十七日晴晨發五雲關過大石鎮午後次凌霄峰

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十八日晴晨發凌霄峰午後次紅橋十九日晨發紅橋午次興和二十日晴仍次興和二十一日晨發興和度野狐嶺過德勝口人馬湊集幾陷泥淖中過土城始得免午後次萬全大風雨馬無草皂隸無柴不曾晚炊二十二日晴晨發萬全午次宣府午後下雨至更盡雨止二十三日陰晨發宣府同光大入城訪解文夫留片時即別午次泥河下雨二十四日陰晨發泥河午次鷄鳴山途中微雨晚 上召賜桃子及食羊肉酒二十五日晴晨發鷄鳴山午次土墓二十六日晴晨發土墓午次懷來二十七日晴晨發懷來午次永安甸二十八日雨是日大暑晨發永安甸度居庸關午後次新店大雨家僮

來接晚奉

旨同光大勉仁先回勉仁由舊路西行余與光大過
新店度橋東行向夕入一村落人家投宿取所携酒
共食之乃就卧將夜半日尚未交曉二十九日三更
起行秉燭行十餘里取昌平大路行至沙河天明入
人家作炊食後再行過清河大雨水平路泥淖尤甚
午後至家八月初一日早晴文武百官迎
駕由安定門入
上升殿群臣稱賀上平胡表呼譟而退

金文靖公北征錄序

永樂八年十有二年

太宗文皇帝親征北虜出師者二臨江金文靖公實
當帷幄之寄作北征前後錄江右大叅倣菴舒城秦
公既自爲之序以引其端復命予伸之以言俾龍泉
嘉興姜君一臣壽梓以傳不朽予敬觀者再歛衽而
言曰自古帝王之自將若宣王伐淮北之夷撥亂反
正謂之定師定師者理漢高祖平城之役輕挑強胡
謂之漫師漫師者挫隋煬帝唐太宗好大喜功皆有
高麗之伐謂之荒師荒師在淫主則亂在英主則翊

自是而後若宋太宗財力未贍即欲收復燕雲謂之
棘師棘師則不支至我朝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淨掃彌天之虜謂之滌世之
師 太宗高皇帝仁勇奮發迅摘蘗芽永清沙漠謂之
繼武之師滌世之師功貫百王繼武之師澤流後裔
予嘗訝 太宗文皇帝以萬衆之尊不憚逐虜之陪
危今觀此錄始知

聖躬龍潛之時凡虜地山川之險要經練已熟而於
焚龍城犁胡庭 之策悉已素定于胸中且以正興
師鐵騎百萬川湧林峙尚何醜虜之敢犯耶傳曰言

之無 行之不遠文靖藝營宿將百戰無前是錄之
成當代絕筆百年承平邊塵不驚於是乎驗况今伊
傳居禁中頗牧在邊陲而又脩文德以堅中夏之防
吾有望天下後世此錄之無續也於是乎書

成化丁未重陽後十日東吳桑悅書于西昌之乾坤
一寄樓

氏征録

三ノ



